



密功傳奇

司馬公 主編



当代传奇故事丛书

密 功 传 奇

司马公 主编

南海出版公司

1990·海口

密 功 传 奇

司马公 主编

责任编辑：许 震

封面设计：张 迅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70千字印张：8

印数：1—30 000册

ISBN 7-80570-148-2/1·51

定价：3.45元

卷首语

我敢说，凡是初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被三位大师那超凡神奇的经历和玄妙灵验的真功震惊得目瞪口呆。连呼：“啊?! 人世间竟有这等事!”

是的，的确是太奇了。奇得让人不可思议；神得令人难以置信！就连编者也不得不把三篇本来是纪实性的文字，挂上传奇故事的标签，推荐给我们的读者。

正象广袤的大自然还远远未被人们所认识一样，极其复杂的人类自身，也有待于进一步去研究、认识和开发。人体科学就是一门将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三者融在一起的研究人体的科学。总有一天，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少数人身上的种种“神话”，会得到科学的解释和论证。

当今，气功学术举世瞩目。群众性练气功的活动，也蔚然成风。我们在这个时候把《密功传奇》一书捧献给读者，不仅仅让人们为奇人奇功而惊叹，更应学习大师们那

种刻苦修炼的坚强意志和仁爱待人、赤诚济世的高尚功德，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开掘人体科学的新领域，博大精深，造福于人类。

司 马 公

1990. 4. 1

马公

目 录

●盖世神功〔中篇传奇故事〕……郭同旭(1)

——当代超人严新传奇

●惊世灵功〔中篇传奇故事〕……冯精至(84)

——当代易侠张延生传奇

●济世奇功〔中篇传奇故事〕……郑赤鹰(161)

——当代神医方宗骅传奇

盖世神功

——当代超人严新传奇

●郭同旭

中国的四川省出了个严新，被人们赞之为“天府神医”、誉之为“活济公”。他集中医、武术、气功和特异功能于一身，以他所掌握的绝技，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一件又一件神奇莫测、奥妙无穷的好事情。这些确确实实存在的好事，却又确确实实令人无法思议！试想，在为严新举行的大型报告会上，成千的听众大都会发生神奇的反应。你说奇也不奇？

（一）严新出山

中年汉子在“精卫魂”头上一拍

中国有一首孺幼皆知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仙

李白故乡何处？故乡景物真的如此之美，值得名冠当今的伟大诗人日思夜梦，再三咏唱么？

中国四川盆地的西北边沿，有一个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地方——江油，李白在这块福地上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江油古为梁州之域，阆苑之地，扼秦蜀关通咽喉，处阴平古道南端。蜀汉时建江油戍，魏武帝时置江油郡，元代始设江油县，至今。

这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有溢碧流翠的大江长河，有雄奇俊秀的名山伟峰，有凝脂丰腴的平川大坝，有逶迤起伏的浅丘缓岭。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人文荟萃，胜迹如林，单说一古一今、一文一武的两位名闻遐迩的人物就会让人闻之要赞。江油人民最为崇敬的两位名人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和当今少林武术唯一传人、一代高僧海灯法师。难怪有人说：江油这块地方风水好，景物幽，才孕育出这两位旷世名人。

李白的老家在绵城南青莲镇，这里山青水秀，碧液环流。而海灯法师的老家却在县城北重华镇，重华镇所处重华区，拦腰将江油截断，西与平武接壤，东与梓潼毗连。

与梓潼接壤的地方叫东安乡，这里山势不高，却绵延起伏，每一座山峰都是一块翠屏，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染绿叠荫，满眼都是蓊郁苍翠。

闻东安的松涛，嗅东安的绿风，赏东安的静月，谁都要说这是龙窟隐归之所，仙人留踪之地。

五十年代中期，夏季某日，一群顽皮村童在这山间林荫之中做“逮猫猫”的游戏，嬉闹追逐，真好象一群山雀子炸了窝！

游戏的组织者，是一个约摸四岁的白衣儿童，此子穿着白色汗褂，“反扫荡”裤子扎得紧实利落，亮晶晶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稚嫩的目色中透出一派灵动机警来。

这孩子俨然像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双手叉腰，时而指挥这个“装猫”，时而指挥那个“捉迷”，把个小小的佛盐村闹得天翻地覆！

这佛盐村是东安乡最东边的一个村子，本名叫佛盐寺。佛盐封本是一家施主修建的禅院，青灯残月，供奉着菩萨罗汉。寺前有一块方圆数亩大的堰塘，水深盈丈，清澈见底。堰塘边有一块小山般大小的岩石，这岩石生得奇特，长得奇特。村子里的人常佇足于此观山望景。寺庙里的和尚常在这里汲水捣衣。传说这块巨岩能生长盐粒，不多不少，每日一捧。日头未出之前，当家和尚便叫小沙弥从岩石凹处中捧回一捧盐粒，供和尚们当天食用，第二日又见中间凹处中长出白白的盐粒来。有多少朝代了，人们不记得，后来便管这座寺院叫佛盐寺。

佛盐村的孩童们常在这奇特的大岩石上蹦上跳下，奔去跑来，后来据说是亵渎了佛心，岩石上的凹处就永远捧不出上等好盐了。

这不，眼前这帮顽童不正在岩石边隐匿捉迷吗！

白衣儿童确也聪颖过人，他捉别人时，手到擒拿；别人捉他时，十几个同伴找遍东西南北，也难见他的身影。

“精灵鬼”自然高兴得意罗！

只见他解开白色汗褂，赤胸露膊，挥舞着手中江衫大声喊道：“这一次谁捉住我，奖他三个大野梨！”

说完他让伙伴们蒙住眼睛，一眨眼功夫隐得无踪无影。伙

伴们找啊，找啊，累得满头大汗，就是找不着。

这时，一位身着麻布粗衫的中年人朝孩子们走来，“我帮你们寻找。”

话音刚落，中年汉子就从大岩石缝中把“精灵鬼”“捉”了出来。

“精灵鬼”痴呆呆地望着中年汉子，中年汉子用他那宽大的手掌轻轻地拍了一下小家伙的脑袋：“你真是精灵鬼！拜我为师跟我走，行吗？”

“精灵鬼”摸了摸被中年人拍得微微发烫的脑袋，摇了摇头，说：“不，我不跟你走！”

中年汉子笑了笑说：“精灵鬼，我装猫，你逮住我，就不跟我学，寻不见我就跟我学，怎么样？”

“行！拉勾。”

“精灵鬼”倒也真的精灵，他用手掌蒙住眼睛时，食指与中指之间并不靠拢，虚出一道缝，看着中年汉子朝老柏树后藏去。待约定时间刚过，“精灵鬼”便朝老柏树跑去，跑拢一看：怎么不见人呢？孩子又在附近找了几个回合，仍不见中年汉子的身影，累得“精灵鬼”直喘长气，一屁股坐在佛盐岩上。

不知啥时，中年汉子突然出现在“精灵鬼”面前：“这下该跟我学了吧？”

“精灵鬼”腼腆地点了点头。

此后，“精灵鬼”就拜中年汉子为师，常出没于山林之中，穿行于峰峦之间，或吐纳行气，或坐忘守一，或禅修入定，或游步生风，或戏猎如食，渐渐地走进了一个陌生而新鲜的领域！

松风林涛吹拂了三十年之后，笔者可以向读者揭迷了：三十年前佛盐寺前被人一拍脑袋便能出现透视功能的“精灵鬼”，便是如今四海闻名的中国杰出的气功大师——严新。

至于那位中年汉子，严新说：“他是我的第一位恩师，也可以说是我所见的气功师傅中功德最高，功能最大的一个。”姓甚名谁？严新不语，笔者也无可奉告。

气功科学曙色初露，严新有幸见到东方天际的第一抹朝曦

古人云：“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乘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于纤微之事。”正是“人体透视”、“意念移物”、“思维传感”、“特异致动”及气功科学被诬为“巫术”遭致肆意挞伐之时，严新这位其貌不扬、其言不惊、其行不苟的凡夫俗子，正悄悄地与他的十数个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师傅们在中医和气功的方寸之地上肝衣宵食、笃行不倦。

“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

荒诞岁月中成长的一介布衣严新期盼着，期盼之中没敢忘记在五千年民族文化典籍中耕云播雨、采芬汲露！

那红光在朝四周濡染浸润，超常的感觉告诉他，风寒将尽，长夜将晓，蒙尘纳垢的人体科学不日将大白于天下！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以《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为题，第一次向国内外报道了有关耳朵认字的人体特异功能的消息。

一条不足一千字的新闻，犹如一枚深水炸弹，掀起了亿万人民心中的惊涛骇浪。紧接着，《上海科技报》、《河北科技报》、《湖南科技报》、《安徽科技报》、《南充日报》、《长江日

报、《甘肃日报》等国内报刊纷纷转载，香港《大公报》、《明报》等港澳报刊在头版位置作了报道，《美国之音》等国外电台作了广播报道。

有人相信，有人狐疑，有人悻悻然，一些社会科学家们自恃八斗才高，用人所常知的哲学观点解释人不常见的自然科学现象，于是，一顶顶“巫术”、“骗子”的帽子横空飞来。科学和哲学筑成了伟岸入云且根基深固的巍巍金字塔。严新——这位淳朴而睿智的年轻人，是极不愿意轻率地站在这些金字塔前，用他的小小的高功所诱发产生的奇幻，去封住一个比一个更加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们的口的。

“茫茫大梦中，唯我独先觉。”

严新出山了！

！朝朝六：四册报内篇转民

！严新告别了市声繁著的城市，严新告别了云柔风情的山林，他奔奔阔步，双肋宛若生风，走向大约六合，走向平羌江川，走向更为苍茫更为广阔的人间。

大海是平静的，海面时常会出现蜃景；山风是细微的，谷底时常会回荡虎啸。奇迹，如同大漠海市、汪洋蜃景一般的奇迹，竟然在严新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医务工作中出现，悄悄地走进千人万人圆睁的眸子里！

严新一反中医临床论病需望、闻、问、切等古而又老的诊断方法，一双利眼如同电子扫描，隐伏再深的病灶也会被它轻经握住；

他开的处方，应验得多，神奇得多，同样几味常药，一经他带功配伍，奇效陡增，甚至患者尚未将药煎服，痛症顽疾都不见了踪影儿。

如果以上还不算奇，更奇的医事就更使你难以相信了，还

是这位普普通通的一介布衣。他一挥手，一出气，甚至一个眼神，一句无关的谈话，都能使病人症状缓解，进而烟消云散。有时，患者只需提供姓名，有时，他向患者亲友道声问候，或者让患者饮一捧溪水，或者让患者嗅一嗅梅枝，一遇大病小病顽孽病，都会在他神奇的气流之中冰解冰释，药到病除，无存。

不要以为这是在谈《水浒》，讲《西游》，摆《聊斋》，严新出山以来，延医于市井，悬壶于大泽，巡诊号脉于四野八荒，或目击或亲历，或受益于严新的精医高技者不在万众之下，他们无一不心悦诚服，严新之医德医技不屈而走。

“当代济公”、“在世华佗”、“一代神医”，严新其人其事引起海内外报刊一片惊呼！

他，能使粉碎性骨折的病者于数分钟之内复位痊愈。

他，能使两耳如同山寨的聋人顷刻之间听得清清楚楚。

他，能使猖急癫狂无以复加的疯妇须臾间复归安谧。

他能使你哭，使你笑，使你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使你

身上的电压骤然间升至 330 伏或者降至零度。

他能使两千公里之外的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中的水改变

H_2O 的分子组成结构，使铅铸密封器具内的气压从标准气压

上升到 30 多个大气压，其温度骤然升高数百度。

他还能指树树弯，他还能指鱼鱼停，他还能隔墙入室，他

还能洞入肺腑，他还能神行千里，他还能呼风唤雨，他还能

使激光振荡器里发射出来的具有异常高的光子简并度的迄今

为止人类所知道的最强硬的光束改变其本该所向无敌的射向

.....

又是一个神话！

神乎？神！

奇乎，奇！

实录以文字，并非强人笃信。

(二) 神奇医事实录

初出茅庐，便赶走了附体的鬼神

1982年初，严新刚调到重庆中医研究所不久，他四处访贤，访得重庆有一位身怀绝技的唐老先生。

这位唐老先生在重庆医界武林也还算得上是一位人物。早岁时擅理脾胃，正骨接骨都在行，毫针推拿也套几下，尤善点穴之道。严新从唐老先生医授武艺并长，便亲自寻上门来，愿长长见识。

老少相见很晚，话也投机，当唐老先生得知眼前严新是海灯法师得意门徒之后，更是钦敬不已，畅谈之中，严新得知唐老先生左颈上长了一个硬疮，已经二十多年了，唐老先生行医经他治愈的各种疑难杂症之患者不下一个团，可是面对自己颈上的顽疮痼疾却一筹莫展。唐老先生一身行医又求医，自己的病得到的却是一张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动脉血管瘤！肝癌转移颈部！如需延缓生命，颈上肿瘤不可切除！

癌症！在谈癌色变的今天，唐老先生知道这颈上恶疮意味着什么。威严的死神用冷酷无情的手掌拍打着唐先生的脑门，似乎在说：“跟我来吧！”唐老先生当然不信蛇是冷的，一千元甩进去了，硬疮发黄泛紫，两千元甩进去了，浑身上下也一齐发黄，拼尽全部家产，一晚上三千元全部甩进去了，病

入膏肓，一切期望都成泡影！

“此身怕到了终期？”唐老先生一边想一边摸着早已溃烂化脓的恶疮对严新说道。

“唐伯伯，今天我来给你治一治这块心病，行不？”

唐老先生莞尔一笑，不以为然地说：“你？好吧，试一试也行。”

严新让站老先生坐定，自己后退了几步，凝神运气，指颐发动，不到一刻，疲乏衰竭的唐老先生神态清新，长年无法转动的脖子开始自由自在的转动起来。

接着，严新又坐了下来，极其随便的与唐老先生攀谈，谈社会、谈经历、谈家常、谈国事，就是只字不提唐老先生颈上之疾。

少顷，坐在严新对面的唐老先生，身体渐渐感到发热，鼻尖还沁出几颗小汗珠儿来。突然，唐老先生感到有道银光灿灿的闪电从眼前飘过，刹那间一股电流窜向全身。全身上下痒热难支，一阵痉挛之后，唐老先生的意识迷迷糊糊地随着严新口中汽笛般的啸音开始飞出屋外。眼前纯净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宇宙万物似乎都在轻轻地摇晃，老先生的身体好象在广袤无垠的空中盘旋、飘飞……

舒坦，清爽，唐老先生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环境之中。他下意识摸摸自己的脑袋，这玩意儿还在！忽然，唐老先生感觉到自己的颈部发热，特别是患部周围，热得心慌，继而感觉到又痛又痒的疮痍有什么东西死死钳住，直往外扯，有点儿酸痛，却无多少痛感。

……老先生云里来雾里去，而严新却实实在在地与他畅谈着。

“唐伯伯!”严新微笑着说,“没想到你老的悟性真好,痛没有啦!”

唐老先生在严新医生的导引之下渐渐清醒过来,他用手一摸,噢,恶疮呢?他试着胆子扭一扭颈,几十年来,被恶疮顶歪了的颈脖也转动自如,既无不适之感又无疼痛之虑,不偏不倚,状若常人!

唐老先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不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又不能不面对自己亲历的事实,唐老生激动得一把抓住严新医生的手,两线老泪夺眶而出,“好啦!好啦!你——你是怎么医的?”

电光石火,粉碎性骨折患者成了体操王子

蹇平——重庆特殊钢厂五车间金属整理工

人常说:天有不测风云。

真没想到,令人胆战心惊的“不测风云”竟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那是1984年4月27日,上午7点钟,我刚下早班,兴冲冲登上自行车就一阵风似的出了厂门。

肚皮饿得凶,车就骑得快。一乘快骑,一路口哨,快到童家桥时,人多车多路又窄,我年轻气盛,仗着自己车况好骑车技术也好,没有下车,只不过流出嘴边的小曲儿多少走了点调。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骑着骑着,突然我被身后来车重重的一挂,车和人人都失去了控制,一古脑儿摔到路旁沟里,刹时间眼前一片金星,接

着就是一片漆黑，再接下去耳朵里嗡嗡嗡嗡的好一阵轰鸣，全身也随着轰鸣声散了架，再接下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西南医院的病床上了，手脚被固定得死死的，不能动弹，稍有不适，略微移动一下，双肩就如同被人撕裂了一样疼痛难忍！

父亲来了，母亲来了，我的女朋友小曹也来了。睁开眼睛再看，家里所有成员和亲朋好友都来啦！一见这架势，我就知道此番摔得不轻！

医院放射科的报告单递到爸爸手中，一家人的心都被撞得紧紧的：左右肩胛骨粉碎骨折！左肩关节脱位！

这就是判决么？主治医师在全家人焦急地询问之下，轻描淡写地吐出了一句话：“双上肢丧失劳动力！”走了。

这不管是一声霹雳！这声霹雳把我和全家人都炸懵了！“难道我的双臂就这样残废了么？我还只有 22 岁呀！”

我望着医生远去的背影，心里痛苦极了，满面泪流，浸湿了被盖和枕巾。我的双手直直的被夹在夹板中，白色的绷带一层又一层紧紧缠着，我瞥了一眼我的这双丧失了知觉的手臂，又一次迸出泣血的呼喊：“这辈子我可怎么活啊？！”

“医！”父亲在痛苦中抬起了头，男人的心是简单而坚强的。“残废？！哼！我就不信医不好！”

父母是善良的，他们总以为他们最心爱的儿子会被现代化医疗手段医好痊愈，哪怕是有一点点希望，一次又一次的沮丧，将他们美好的希望和幻想击得粉碎！

我的伤在颇负盛名的西南医院外科病房住院治疗了一个月，不见有多少好转，母亲急得精神错乱，父亲气得将那辆该死的自行车摔下楼去……“栗师傅！”同厂的苏师傅急忙拉